



□ 张国辉

## 青春作伴好还乡

我的家乡地处鲁北平原,村子南面是一条大河,北面也是一条大河,这两条通海的咸水河前阻挡了淡水的进入。土是盐碱的,风是苦涩的,喝的水也是咸中带着难以下咽,这些为我的童年铺染了一层苦涩而又质朴的底色。

### 苦涩的童年

我生于上世纪70年代,这个时间段的中国正经历着一次巨大的社会变革。我的童年虽然物质还不是极大丰富,但社会沟通人和,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起来。我没有经历过吃糠咽菜,但是吃窝头就虾酱却是最基本的生活状态。记得在外面玩饿了就跑回家,有母亲蒸的玉米面窝头,那窝头够大,吃一个就饱。往窝头里倒满了渤海湾的特产——黑虾酱,味道够咸,反而感觉不到玉米面的粗糙难咽,一个大窝头吃完,用手拍打几下前胸,让还停留在食道内不好下咽的玉米面进入胃里。现在想想,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那时,农村做饭取暖都是靠烧火炕,取材主要是农作物的秸秆和杂草。我记事的时候,每家自留地里的农作物秸秆根本不够家里的牲畜吃,还需要在冬季来临前到田野里去拾捡青草晒干储存起来。这样,我用来做烧材的东西非常少。我常跟着哥哥姐姐把正在生长的卤蓬等作物砍下来,在田地里晾晒上一二天,再把它背回家,当作烧材用。有时,我还跟着大人到几十里地之外的荒洼中拾捡烧材。早上三四点钟就起床,迷迷糊糊地躺在牛车上,一路颠簸着,直到太阳暖烘烘的时候才到达目的地。别说干多少活了,就是跟着大人们在地里整整一天的时间,就让年幼的我疲惫不堪,那时心里

□ 胡付营

## 两棵香椿树

老家的院落里曾经种了两棵香椿树,是为了春天能吃上新鲜的椿芽,母亲特意让大哥从街坊家里移栽过来的。

两棵一米多高的树苗就种在西墙根,栽种时母亲一直在旁边不停地叮嘱,生怕树苗出现“意外”。当年,两棵树苗就长高了一大截,高兴得母亲不得了,长出的椿芽也舍不得采摘。春暖花开的季节,两棵香椿树便会生出紫红色的嫩芽,阳光下闪着亮光映照着母亲劳累的脸庞,皱纹下洋溢着层层笑意。

香椿树根系比较发达,土地松软的地方就容易从根上发出芽苗,春天就会成长为一株小的树木。当初两棵香椿树栽种的时候是相隔一段很大的距离,可几年的工夫中间就长出了好几棵嫩小的树苗,树周围也发出了一棵棵秧苗。那些矮小的香椿成了母亲的最爱,采摘方便,叶子也鲜嫩,腌制、作油饼调料或是炒鸡蛋,味道非常鲜美。

两棵香椿树每年都会长高一截,虽比不得大棚里的矮株发芽早、茂密,但是长出的椿芽味道却格外的鲜美。春分前后,那光秃秃的树枝上新冒出来一个个紫红色的芽苞,母亲时不时地抬头瞧瞧枝头,盼着那些略带红色的嫩芽早一点长出来。说来也快,

□ 刘晓梅

## 小城水韵

爱上一座城,需要理由吗?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我而言,对这片土地的爱是与生俱来的,不需要任何理由。当我看到越来越多人像一棵棵树,深深扎根于这座小城,正如黎戈《私语书》所言,“守静,向光,安然,敏感的神经末梢,触着流风和微风,窃窃地欢喜。脚下踩着泥,很踏实。还有,每一天都在隐秘成长”,我也想变成一棵树,立于蓝天碧水间,寻找这座小城魅力指数不断攀升的“密码”。

沿着河岸漫步,岸堤的花草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似乎在倾听流水诉说岁月静好的样子。如果阳光洒在水面上,荡起的一层层涟漪闪闪烁烁,和你的眼睛逗趣儿,你一定如醉如痴不忍移视线;而两岸的树林簇拥的绿色以蓝天为背景恰到好处地映入你的眼帘,你的呼吸瞬间轻盈起来。此刻,这治愈系的绿色定会牢牢锁住你心灵的窗,让你的记忆也自由拔节、生长。在亲水平台小憩,看清冽的河水蓝盈盈的,还有小桥流水营造的江南神韵,思绪总是会游来荡去——记忆里老家的石桥是否别来无恙?石桥下的流水是否每年依旧接纳滔滔黄河水,哺育那些熟悉而陌生的村庄?

我对每一座桥深情凝视,就像站在桥上风景一样专注。三河湖距离我的村庄不过十里,多年因为贫穷僻远,而被很多人称为“洼里”,新农村建设中这里焕发生机,“三河湖上风光好,假日何必去江南”,徒骇河、土马沙河、付家河三河交汇处,沿途我经过多座石桥,这些桥梁带着岁月的旧痕新迹,诉说着村庄的沧桑和村人的奋斗

只有一个念头:那就是能早早回家。

### 快乐的记忆

那时的我无忧无虑快乐长大,贫瘠的物质条件更加凸显出了精神生活的充裕。总有一个场景在脑海中浮现:放了寒假的孩子们,午后聚在街道的北侧,穿着母亲做的厚厚的棉袄,让太阳一照,格外暖和舒坦。大家挤在一起,追逐、嬉闹,跌倒了,爬起来;不一会又跌倒了,顺势打一个滚儿,黄土沫沾满全身,但我们一点也不在意弄脏衣服回家会被大人揍,因为尘土会随着跑啊跳的自然抖落下去,剩下抖不掉的,再用手拍打拍打就没了。那个年代农村的生活环境本来就多与泥土打交道,身上多点点土没有多大区别,大人们在艰难的生活面前,也无暇顾及这些“小细节”了,而这其中总有我的身影,那欢乐的笑声到现在总是萦绕在我耳畔。

那时,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鱼,不论水洼大小,随便摸几下就能抓到鱼,拿回家中和咸白菜炖熟,味道鲜美无比。正是这种环境造就了我们一帮“鱼鹰子”。开春,水还带着重重的凉意,我们就开始下水摸鱼。到了冬天,就砸开冰用水棍绑上网兜去捞鱼。家后面的“北渠”每年都要被我们一帮“小鱼鹰子”搅扰一番。随着摸鱼的人越来越多,整个渠里就好像“沸腾”了似的,鱼都浮到水面上来,抓、捧、泼随便一下就能捉到鱼。到最后,因为鱼出得太多,大人们只好用机器把水抽干,去“拾”鱼。在我的记忆中,“北渠”每年是必定要“沸腾”一次的,每次都要出许多许多的鱼,这些没有成本的美味成了我们餐桌上的美食。

### 我要回家乡

天是晴朗的,心是愉悦的,仿佛一切都是美好的,一切都迎合了我返乡的心情,阳光是明媚的,大路是宽广的,路边的树木在阳光的照射下愈发青葱、鲜亮。每一处村庄,每一个行人,乃至每一台过往的车辆都是熟悉而亲切的模样。在这种美丽的心情下,《赤壁赋》里的千古名句“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,耳得之而为声,目遇之而成色”不由自主地浮现在脑海中。这也让我想到,当年的东坡先生沐浴在清风与明月之中,定然是想到了魂牵梦绕的家乡了。

下旁边的习惯,它们以喜人的长势、茂密的枝叶回报着母亲。

如今,大家都喜欢谷雨前的香椿芽,喜欢品尝头茬嫩芽。但在我的记忆里,却对夏季里的香椿叶充满了深深的记忆。从咸菜缸里捞几个胡萝卜,捋一把细长的香椿嫩叶,洗净切碎混合,放点酱油和香油拌匀,色香味美,足以让我多吃一个馒头。若是母亲做了凉面,将拌好的香椿叶和上一点,凉爽中透着浓香,简直就是夏季里最美的味道。我在成都读了几年书,养成了爱吃辣椒的习惯,刚毕业那段时间若是饭桌上没有辣椒,整顿饭就觉得少了一些滋味。每次赶集,父亲都要买上几斤青辣椒存着,预备我回家时专门给我做香椿拌辣椒。嫩绿的香椿芽上青色的辣椒和红色的胡萝卜咸菜,红绿搭配色泽鲜艳,调入味精和食盐,那清香中带着辣香,鲜嫩又味美,成了我的独享,整个夏季我都享受在一阵阵香椿的飘香之中。

那年秋天,父亲卧病在床,两棵高过屋檐的香椿树正好挡住了窗户的光线,父亲总嫌光线太暗,看不见院子里的太阳。为了让父亲高兴,更希望父亲能尽快好起来,我和大哥用斧头砍掉

点银光,放眼望去,水面开阔,一片片丛林环绕,深深浅浅的翠屏荡起层层绿波,仿佛看到整个鲁北平原的广袤大地张开手臂,挽起一棵棵树,沿着一个个精心设计的水面随心布展。“你的脚步追陪的不是双眼所见的事物,而是内心的、已被掩埋的、被抹掉了的事物。”卡尔维诺总是不经意间戳中了我的内心,让你寻一处水面观影自怜。

久在城市穿行,很希望有这样一个去处,一处水面,水波随意铺展,鱼儿自由游弋,一片树林,树叶兀自绿着,枝干随意伸展着,静静地守着黄昏,筛着日影,风来萧萧,雨来萧萧,在季节里自由铺叙一段往事。有一段路不事雕琢,等待有人结伴来此相聚,他们把自行车放在一旁,随意选择一处石桌,把工作的疲惫与烦恼丢在风里,把笑声留在树影间。等到西风飒飒,落叶无怨无悔地与大地相拥,有人来捡起一枚,珍藏藏在笔记本里,像珍藏一段记忆,却不惊扰它们的梦,就像小城一隅那片银杏林,人们不忍车来车往,金黄的扇叶在风中像蝴蝶飞舞,又像鱼儿在澄澈的河道游弋,倦了就停下来,铺满大地,厚厚地重叠着,几个小孩儿抱起来,又撒开,它们在夕阳里被笑声陶醉着。

卡尔维诺在《看不见的城市》中这样写道:“记忆也是累赘,它把各种标记翻来覆去以肯定城市的存在,看不见的风景决定了看得见的风景。”久居小城,深知小城四季之美,因为有水而添灵气,因为有树而增色彩。置身城市丛林,你是否会感知并陶醉于这样的风景,不管是看到的,还是看不到的。

年少即在小城求学,蒲湖对我而言,就是整个城市的代言。我一直把骑行蒲湖视为一场寻根之旅,一路行,思考,在一定意义上,那是对我自身生命的追溯。视野所及,水波泛起点

□ 高洪珍

## 魅力滨城,美丽家园

夕阳西下,碧水悠悠。站在石桥上远望,一条护城河弯弯弯曲自西向东静静地流淌。两岸绿树成荫,垂柳依依。岸边朱红色的甬道,在高大的白杨树脚下一直延伸开去,像一条红色飘带,与静静的河水遥相呼应,给这座城市带来一种天然的魅力。傍晚时分,太阳大红大红的,照在河面上,虽然不是暮秋,亦有“半江瑟瑟半江红”的大美,甚至还印证了古人“长河落日圆”的诗意。秋风正浓的季节里,整座城市繁华中透着祥和,透着温馨。

这两年,我去城区走得最多的便是东海一路和北外环路。东海一路直通黄河公铁大桥,算得上滨城最宽的柏油路。车辆行驶在路上,就如同奔驰的马儿在原野上飞驰。路边高大的梧桐树与灌木,错落有致。深秋的季节,走在城市的每一条街道上,你都会被一树树金黄惊艳到,真的是“满城尽带黄金甲”了。尤其滨城区政府大厦后面的一片梧桐林,那粗细匀称挺拔秀美的枝干,那横看一条线、竖看一条线的整齐,那金黄落叶的自然与静美,真如同到了仙境一般。这时候你再看看天,天空就真的成了狭窄的一片了。然而,你还是会惊叹,惊叹天空的一尘不染,惊叹这瓦蓝瓦蓝天空下的一树树金黄,甚至想在这金黄的落叶上静静地躺一会儿,不说话,就听听叶子的沙沙声,就只看眼前的这一片片金黄,就跟叶子一起陶醉在那秋日里。

白鹭湖上白鹭飞。傍晚的白鹭湖十分安静。没有风,西天的彩霞染红了半边天。湖面粼粼的波光,与澄净的天空遥相呼应,目之所及,烟波浩渺,木栈道,曲径通幽。湖面上的水鸭,边捉鱼边互相追逐嬉戏。偶尔会看到一两只白鹭飞落在湖边,真如诗人所描述的“落霞与孤鹜齐飞”的景色之美。湖边的芦苇丛,在秋天里张开了毛茸茸暖洋洋的脸,等待一阵风吹来,乘着翅膀飞向远方。

在公园入口,高大的石墙上刻着很多有关白鹭的诗句:

□ 张恒

## 冬天的内心(外二首)

郊外,一小方块地,初冬的阳光仍暖  
杨树林在沟渠边,像寒风中的哨兵,高大、伟岸  
天空自的云,绵远,似白色的铂金  
云与裸露的树枝  
构成了我诗里不息的年轮  
冬天,你迷失过自我吗? 风,无需要诠释  
有些美,时间可以答复,如俘获至宝的惊喜  
远方与诗,从来不会缺失  
哪怕只有一次,行走大地河川的脚步  
即便肢体遭受酷冷,遍体鳞伤  
内心不变的信仰,众生  
都在熙熙攘攘的春天,蓬勃向上

### 冬天的驿站

我必须翻过冬天的冰雪  
但此刻空旷的原野  
多么像一个人行走的驿站,我不得不慢下来  
以四海为家,不致困囿于此  
冬天正积攒着力量,伸向大地坦荡的深处  
坡野,枯草绵软,阳光洒在上面  
我仰面望向天空,想起去年  
你写给我东之高阁的诗,重又温读  
长路远途,请你再写,冰雪的伊始  
里面已酝酿甜蜜的日子  
坡野下的空地,这些冬天尚未离开的驿站  
不必担心,因为春来花开时  
蜜蜂会嗡嗡作响,花朵的火焰  
将再次点燃我的回忆

### 去野外

去野外,看看冬天的空旷  
惬意,暖阳与微风。遍地枯草  
偶尔与几株不知名的青草相遇  
像冬天瞭望的眼睛  
白云从天际掠过,仿佛要把大地荡漾  
那些曾拥抱过的阳光  
已化作滋润万物的甘饮  
我吟咏的风歌  
需要雪花融尽的底色  
似醉非醒的春天早已驻扎进我的诗里  
苍茫的原野啊  
请给我足够的时间,轻轻从你身边走过